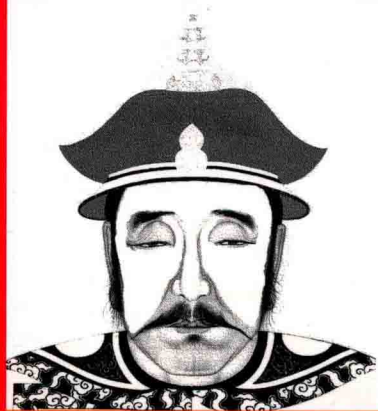




他脚踏七颗红痣，注定是改变历史的人；
他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成为大明朝的掘墓人；
他戎马倥偬数十载，促成了女真的统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田芳芳◎著

JIANJI XIONGZHU
NUERHACHI

中国
历代
风云
人物

建基雄主

努尔哈赤

『上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建基雄主

努尔哈赤



田芳芳◎著

上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基雄主：努尔哈赤：全2册 / 田芳芳著. —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3
（中国历代风云人物）
ISBN 978-7-113-22738-8

I. ①建… II. ①田… III. ①努尔哈赤(1559 - 1626) -
传记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5315号

书 名：建基雄主：努尔哈赤
作 者：田芳芳 著

责任编辑：殷 睿

电 话：(010) 51873012

编辑助理：奚 源

电子邮箱：tiedaolt@163.com

封面设计：MX^{DESIGN}
STUDIO

责任印制：赵星辰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

印 刷：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33.5 字数：638千字

书 号：ISBN 978-7-113-22738-8

定 价：5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 51873174（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市电 (010) 51873659，路电 (021) 73659，传真 (010) 63549480



目 录

- 【第一回】 北斗思凡坠黑水，少年壮志出白山/1
- 【第二回】 结深仇父祖皆丧，报血恨英雄会盟/39
- 【第三回】 一曲生情琵琶调，半世恩怨睚眦仇/87
- 【第四回】 建新城持礼贿使，携旧部跨马御敌/123
- 【第五回】 城下将军发飞羽，巷中商贾惊锋芒/153
- 【第六回】 铁骑屠灭乌拉部，贤臣惊梦万寿宫/183
- 【第七回】 出谋划八方兴战，运策略一统女真/223
- 【第八回】 贪欢总兵终丧命，痴心林丹誓复国/253
- 【第九回】 宣文化女真造字，献红丸光宗驾崩/291
- 【第十回】 摇三寸贤臣自荐，挥万钧猛将显威/329
- 【第十一回】 于守志火焚细作，袁应泰悬印尽忠/387
- 【第十二回】 范文程投石问路，康进思暗箭伤人/445
- 【第十三回】 弃世生殉悯幼子，继统开元立大清/493





【第一回】

北斗思凡坠黑水，少年壮志出白山

中国的东北，有一座长白山。

这长白山的主峰，高高地插入天际。

从长白山发源的四条大河，图们江往东流入日本海，鸭绿江往南流进西朝鲜湾，牡丹江往北流入松花江，而松花江又与黑龙江合流，注入鄂霍次克海。

长白山有许多的温泉和巨大的火山口，形成大小不一、众多的火山口湖。湖里波光粼粼，一碧万顷，水鸟翔集，景色迷人。

每当春夏来临，在悬崖峭壁、高峰林立之间，草木繁茂，松杉错落，林木苍郁，郁郁葱葱，风光绮丽，一向被誉为塞北的江南。

若在秋冬季节，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上崖下，白雪皑皑，处处银装素裹，一派北国风光。

迷人的青山绿水，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日。

艳阳高照，百鸟和鸣，突然之间，一串莺啼似的笑声，从婆婆的树丛后面传了过来。随着迷人的笑声，林子里奔出了三匹高头大马。马背上坐着三位妙龄女郎：一个着绿装，一个着红装，一个着白装。她们以娴熟的马上功夫，相互嬉戏着，表现出游牧民族特有的风韵。

这三位骑马的女孩子，正是布库里山的女真族少女，布尔胡里寨寨主干木儿的三个宝贝女儿。这三个女孩子是布尔胡里最美丽的少女，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马背上着绿装的姑娘是大姐，名叫恩库伦，不久前，她才出嫁。那个着红装的女孩是二姐，名叫曾库伦，婆家已说定，尚待字闺中。穿一身白色衣服，长得最俏丽的，是三姑娘佛库伦。

这佛库伦是父母的心头肉，她长得面似桃花，皮肤细腻如玉，两眼顾盼生辉，全身上下光彩照人。布尔胡里寨的人们，都说她像从画里走出来的美人一样。

这一天，三姐妹趁着明媚的春光，骑马在林子里玩耍，听着那百鸟在枝头歌



唱，嗅着芬芳清冽的野花香气，霎时觉得心旷神怡。

不一会儿，她们走到一泓清水池边。大姐恩库伦高兴地喊道：“多好的池水！咱们下去玩水吧！”

二姐曾库伦大声应道：“好啊，我要下去洗个冷水澡！”

说完以后，她拉着恩库伦脱下衣衫，如蝴蝶一般，“扑通”一声，一齐跳入池中。

两姊妹在水中扑打着白色浪花，尽情地嬉戏，开心地说笑。玩耍了不久，二姐突然尖声喊道：“三妹呢？”

“是啊，三妹怎么没下水？”

大姐恩库伦边说边向水池周围搜寻。两个姐姐的目光同时落在一棵大树下边，她们见三妹佛库伦坐在树下的大石头上，玉手托着香腮，正呆呆地想着心事哩。

二人跳上岸来，慌忙披上衣服，齐向三妹跑去。而三妹佛库伦仍然坐在那里，对两个姐姐的言行浑然不觉，口中还在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乌拉特……乌拉特……”

恩库伦和二妹刚来到三妹身边，猛然听到“乌拉特”这个名字时，像被雷电击中了似的。

乌拉特是布尔胡里寨主、三姐妹的父亲干木儿的仇人之子。乌拉特的父亲，是梨皮峪寨的寨主猛哥，因为两个寨子有世仇，经常发生械斗。尽管起因多是些小事，但双方生性勇猛好斗，往往一点纠纷也能酿成大战。十多年来，仇怨越积越深，终于闹到兵戎相见，势不两立的地步。每次械斗，两个寨子都要伤亡许多人。自从乌拉特成人后，梨皮峪寨子力量大增。

因为乌拉特生得虎背熊腰，力大无比，他从小学得一身武功，能飞檐走壁，马上百步穿杨，水上行走如飞。布尔胡里寨子里的人，听到“乌拉特”的名字，都吓得两腿打战，东躲西藏。

这时刻，恩库伦一听到三妹嘴里吐出了“乌拉特”的名字时，不由得急着问道：“乌拉特这个恶魔在哪里？”

二姐曾库伦也急忙向三妹说：“快告诉我，是这坏蛋欺侮了你？”

看着两个姐姐着急的样子，佛库伦才如梦方醒似的，使劲摆着手，摇着头，惊诧地瞪着两只杏眼，大声地重复着：“不！不！不是他欺侮我。”

这时候，恩库伦抬头看了看二妹，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盯着佛库伦说道：“我的好三妹，你说实话，快向姐姐说实话，你和乌拉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佛库伦道：“没……没发生什么，我，我……”

恩库伦双手搂着佛库伦，又亲切地说道：“我的好妹妹，你要对姐姐说实话，也许，我和你二姐还能帮你什么忙呢！”

听了大姐的话，佛库伦双肩一颤，想了一下，又使劲摇头道出一句话来：“你们帮不了我。”

恩库伦听后，伸手拉着二妹的手，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地说：“走！二妹，我们去找乌拉特！”

佛库伦一听，立刻站起来，双手拦住两个姐姐，流着泪，抽抽噎噎地说：“姐姐，你们不能去……找他，我……我肚子里已经有……”

此时，已经出嫁的恩库伦，心中已经全明白了，上去搂着佛库伦细声问道：“跟我说实话，是他强迫了你么？”

佛库伦摇了摇头，轻声说：“没……没有，他没有。”

“那是你爱上他了？”

“嗯。”

听了大姐和三妹的对话，曾库伦不由得气愤地道：“三妹！你好糊涂！乌拉特可是我们的仇人啊！”

佛库伦低声向两个姐姐道：“这事不能怪他，那天，我……”

于是佛库伦当着两个姐姐，娓娓讲出她与乌拉特那次邂逅并相爱的往事……

原来，四个月前，佛库伦一个人骑上马，到林子里去打猎。她打了几只野兔和山鸡后，看天已近午，正准备勒马回寨，猛然看到一只黑熊拦住道路。当时，佛库伦倒没有惊慌失措，她早就听父亲说过：“在一般情况下，熊闻到人的气味以后，立刻就一逃了之，到底它是怕人的呀。”

这时的佛库伦不动声色地骑在马上，两眼瞅着黑熊，等它从一旁过去。那黑熊却未逃走，反而两眼露着凶光，一步步地向她逼近。“不好！这畜牲想吃掉我。”佛库伦脑子里闪出了这个念头，一股恐惧像一阵狂涛在心中荡起，两条腿禁不住微微发抖。

突然，那头熊两只前爪抬起，怒吼一声，喘着粗气，扑向佛库伦的马前。黑熊猛然扑过来，佛库伦的马吓坏了，只见它惊叫一声，前蹄扬起，直立起来，将佛库伦甩出好远，马头一昂，跑向林子里了。

那头熊被马一惊，也停了下来，坐在路上，瞪着被摔在地上的佛库伦。后来，在这熊要扑向她时，却来了个青年救了她，而这个人竟是她的仇人——乌拉特。佛库伦与乌拉特聊了一会儿，发现他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般坏。

乌拉特钦慕佛库伦已久，诉说了自己的钦慕之情后，见佛库伦并不讨厌自己，就急忙走到她身边，伸出双臂，将她拦腰抱起。佛库伦浑身一软，仿佛身子浮起来了，渐渐地离开了地面，升到空中，直至浮云之上……



说来也怪，仅是那一次野合，佛库伦就红潮无讯，暗结珠胎了！她的小腹日渐隆起，再也难以隐瞒下去了。

“我的好姐姐呀！你们要帮我，让我渡过这一难关！”

佛库伦双膝跪在两个姐姐面前，珠泪滚滚落下，顷刻间，那粉面桃花变成了雨打梨花，实是令人怜惜！

姐妹三人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编造了一个神奇美丽的故事，向她们的父母娓娓说道：一天，姐妹三人相约到布尔胡里山涧里去洗澡。忽然有只喜鹊叼着一颗红色的果子，正飞时，果子掉到了佛库伦的裙子上。等到她们洗完澡，跳上涧边穿衣服时，佛库伦一眼就看到了那颗红果。当时，佛库伦把红果捡起来，那一股幽幽的特别芳香顿时扑入鼻孔，于是就将那红果吃了。不料，吞下这红果后，她当即就觉得腹部沉重。更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佛库伦珠胎暗结，怀下了身孕。

她们的父母干木儿老两口听了这段十分离奇、近于荒诞的故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也不信这是真的。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只得默认了。

不久之后，原来体形十分苗条的佛库伦，逐渐变成一位行动不便、大腹便便的妇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佛库伦怀胎十月期满，她已临盆、要生产了。

那一天，一阵风雨过后，艳阳高照，忽然从山外飞来一群喜鹊，叽叽喳喳，齐集干木儿的大堂之上。佛库伦在一阵剧烈疼痛之后，只听“呱呱”数声，产下一个男孩子。

干木儿夫妇亲眼目睹自己的女儿是无夫而孕，孩子出世时刻，又有那么多的喜鹊汇聚堂上，他们认为这一定是大吉大利了！

这个天生的孩子，被全家人看为天物下凡，长大之后必成大器。这位布库里寨主干木儿哪里知道，那个所谓“天生”的孩子，竟是他世代仇人的种！

佛库伦产下的那个“天生”的男孩子，也真令人喜欢。孩子落地能言，身高达体壮，啼声洪亮，食量惊人。

不久，佛库伦向儿子讲述了这段离奇的身世，命其以爱新觉罗为姓，名为布库里雍顺。

又过不久，佛库伦郑重地嘱咐儿子说：“上天生你，以定乱国，终有一天你要前往治之。”

说完之后，佛库伦便背着父母，瞒着两个姐姐，丢下孩子，私自进山里寻找她丈夫乌拉特去了。从此以后，佛库伦音信全无。布库里雍顺在外祖父母的关怀下，渐渐长大，他的外貌、体形、性格等，都活像其父乌拉特。



女真族是个游牧民族，无论男女，都自小学会骑马射箭。由于狩猎要求，人人都会使枪弄棒，以至尚武之风十分盛行。

布库里雍顺长到十五六岁时，由于他平日勤学苦练，谦虚上进，马上能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他经常带领一帮小朋友，在山林里面斩木为兵，揭竿作旗，喊杀之声，山鸣谷应，气势甚为壮观。

有一天，布库里雍顺正与一群孩子玩乐，忽然来了一位白胡子老爷爷。

看到孩子们玩得有趣，尤其是看到布库里雍顺这个孩子们的“头目”，带着小朋友表演得有声有色，不由地赞叹道：“别看这孩子人小，志向倒不小哇！”

那位老爷爷告诉他们说：“这条河的下游，有一个三姓地方，那里不光是好玩，还欢迎你们去治乱呢！”

听了老人的话，小朋友们都嚷嚷着要去。

“怎么去呢？”

孩子们都不吭声了，大家都注视着他们的头儿——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也默不作声，他一边想着老爷爷的话，一边隐隐约约地回忆起来一件事。

小时候，母亲离家前曾嘱咐过他说：“上天生你，以定乱国，终有一天你要前往治之……”

想到这里，布库里雍顺计议已定，他决心去那三姓地方，干一番事业。看着那些朝夕相伴的小朋友们，布库里雍顺说道：“三姓地方在这河的那一头，我们又没有船，现在自己动手，做个筏子吧！”

小朋友们听了，十分高兴，大家七手八脚，一齐动手干了起来。有的到林子里去砍树，有的将树扛到河边。布库里雍顺回家里拿来了绳子，指挥大家把树枝捆起来，并且堆成一排排，一层层。

不到一天工夫，一只结结实实的筏子便造好了。

在布库里雍顺一声命令之下，大家将筏子推入河里。小朋友们胆子小，看那筏子在水上摇摇晃晃，都不敢上筏子。布库里雍顺从岸上一个纵身，很快地跳到筏子上去了。

那些小朋友也跃跃欲试，准备往筏子上跳。

就在这时，忽然一阵风刮过来，紧接着狂风大作，河水被大风吹得浪花翻腾。再看那筏子，已被风吹得顺着滔滔翻滚的河水，往下游冲去。布库里雍顺在筏子上又紧张，又害怕。

这时，岸上那些小朋友，还有些看热闹的大人们，看到布库里雍顺坐在筏子上，被河水载着，眨眼之间，已被吹得无影无踪。

布库里雍顺在筏子上面，被吹得头晕目眩，连续三天三夜，一惊二饿三害怕，就昏迷过去了。殊不知，这三天三夜小筏子已走了千里以上，布库里雍顺怎



能知道！

后来，风息了，浪也平了，河水流得也不急了。那小筏子被河水冲到山涧的一个转弯处，终于靠岸、停下了。

布库里雍顺在昏迷中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眼前一亮，发觉自己睡在床上的被窝中。他不禁张眼四望，发觉房中布置雅洁，像是女人的卧室。他回想昏迷前的情景，知是被人救了，心中无限感激。

这救他的是这三姓地方的寨主白哩的女儿博喜。他醒来后，博喜便把事情告诉了白哩。

老人问道：“你是何地方人？怎么一个人坐那筏子？”

布库里雍顺回答老人道：“我是布库里山布尔胡里寨子的人，我母亲生我是因为她吃了仙果怀孕的，我生下来就未见过父亲。”

“那你是一个‘天生’的人喽！”

那姑娘突然打断布库里雍顺的答话，又笑着问道：“你坐筏子去做什么呀？”

布库里雍顺连忙说道：“我与小朋友坐筏子玩耍的，未想到被大风刮到这儿来了。”

听了布库里雍顺的答话，白哩笑着说道：“这是老天爷把你送到我这儿来的，你就在我这里住下来吧！”

说完之后，白哩又对女儿道：“博喜，你去把后院那间厢房打扫一下，给这孩子住。”

姑娘答应一声，朝布库里雍顺深情地看了一眼，一转身，向后院走去。

三姓本是百户人家的小镇，原名叫斡朵里。

布库里雍顺是从布尔胡里寨子附近——牡丹江上游登上筏子，借着风势，顺流而下。在牡丹江与松花江的汇合点，也就是三姓地方——斡朵里，那筏子随着风的停息，也就靠岸了。由于这三姓地方交通闭塞，加上这些女真人以狩猎游牧为生，形成了生性好斗的性格。同时，他们也具备刚直不阿、热情好客、待人真诚不苟的美德。

这斡朵里住着三个姓氏的人家，他们为了争当头人，原始仇杀的遗风，使村寨笼罩在一片杀气中。白哩为人忠厚，待人真诚，处事公道，被三姓的首领推为寨主。

布库里雍顺的到来，成为斡朵里的一大新闻，大家争着传诵：寨主家里来了一个“天生”的人！于是，男女老少都三三两两地到白哩家来看那个“天生”的人！

布库里雍顺人长得膀大腰圆，浓眉大眼，本是个大富大贵的形象。这些山里的女真人，一下子把寨主家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奔走相告：“这‘天生’的人，



就是与众不同！”

为了庆贺布库里雍顺的到来，白哩一面接待到家的客人，一面派人杀猪宰羊，让人准备酒菜。到了晚上，白哩将三姓地方的头面人物都请来，共摆下三桌酒席。酒席开始，白哩向大家介绍了布库里雍顺的情况，希望各位客人开怀畅饮。酒桌上，大家万分喜悦，有说有笑，各人推杯换盏，猜拳行令，热闹非凡。

布库里雍顺住在白哩寨里，白天陪着博喜去山下牧放羊牛，晚上回来伴着她唱歌弹琴，有时练拳棒，舞刀剑，日子久了，两人互生爱慕。不知不觉，布库里雍顺已来到这里一个多月了。白哩看到两人的身影常常合在一起，心里也全明白了。过了几天，白哩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找来寨子里三姓的老人，将女儿嫁给了布库里雍顺。

办喜事那天，白哩办了五桌酒席，热闹非凡，全寨子的人都来贺喜。喜事办过没有几天的工夫，更大的喜事又降临到布库里雍顺的头上。这斡朵里的三姓头儿们，经过共同协商，一致推举布库里雍顺为新的寨主。

尽管布库里雍顺多次推辞，三姓人还是交手为轿，抬着他到寨中，将他奉为寨主，以后又称为贝勒，称博喜为福晋。

布库里雍顺当了贝勒之后，对自己要求甚严，处处起带头作用。他召集三姓的头人，共同制定寨规民约，对违犯者及时惩治，决不手软。

布库里雍顺提倡耕种，带领寨民兴修水利，奖励勤劳致富的人。每到农闲时节，布库里雍顺把青年男子组织起来，操练军事，防备外敌入侵。他让博喜带领年轻妇女上山采药、挖参，医治病痛，减少死亡。

经过治理，这三姓地方很快富庶起来。

为了施展自己的雄心壮志，布库里雍顺又同三姓地方的老百姓商量，计划在三面靠山、一面临水的斡朵里修建一座新城。

在全体百姓支持下，他亲自设计图样，带头开山打石，花了一年时间，终于建成了一座方圆数十里的新城。

新的斡朵里城，有高大的城墙，威武的四座城门。

在城内，有宽敞的贝勒府，平整的练兵场。城内街道纵横，商店林立，一排排居民住宅，非常适用美观。

不久，三姓地方的老百姓全部搬进新居，家家欢乐，人人满意，齐声赞颂这位“天生”的人——布库里雍顺。

这样一来，布库里雍顺的名声更大，也更响了。

在斡朵里周围的几个小部落，都自动来投靠，请求保护，他们保证说：“年年进贡谷物，岁岁送来牛羊等。”

也有少数不大明智的，布库里雍顺就带领人马，在他们寨子周围演习了一



下。不久，这些人也就老老实实在地前来归顺。

从此，布库里雍顺的大名，正如高山上打鼓——传得很远很远。

斡朵里也自然成为周围弱小部落朝拜的中心了。

又过了许多年之后，布库里雍顺贝勒和博喜福晋已相继去世，由他们的子孙相继担任贝勒，一代一代传下去。

父死子继，这在华夏大地上已推行了二千余年的宗法制度，不仅成就了一姓单传的家天下，连尚存部落遗风的女真人也躬行不悖。

当猛哥帖木儿继任斡朵里城的贝勒时，更加强盛。

明朝的永乐皇帝得知这一情况，担心他们生事作乱，便把斡朵里改为建州卫，改封贝勒为都督。都督的子孙就可以世代承袭。

这个猛哥帖木儿便成为建州卫的第一代都督，也是后来记入史书的“肇祖原皇帝”。后来，猛哥帖木儿死后，传位于福满；福满年老，传位于董山；以后又传位给觉昌安。

这时，都督府已从斡朵里迁移到赫图阿拉。

赫图阿拉，原是一个坐落在群山之中的小小山寨，发源于长白山西麓的苏子河就从这寨子下面流过。依山面水的自然环境，使赫图阿拉成为女真人渔猎、耕作的摇篮，那些广阔的山林，更是慷慨地赐给他们各种飞禽走兽、珍宝和人参……

当时，赫图阿拉被建成一座坚固的城池，以后，又把它改名为新京。

觉昌安当建州卫都督时，势力很强大。

这是因为他有五个儿子，个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

他的大儿子礼登巴图鲁，两膀有千钧之力，能在万军之中取上将头颅，如探囊取物。二儿子额尔袞，手使一杆两百斤重的大枪，临阵挥舞起来无人能敌。三儿子介堪，不光武艺超群，还能行走如飞，外号叫“飞毛腿”。四儿子塔克世，是有名的智多星，能文能武，善用谋略取胜于人。五儿子塔克偏右，能力举千斤，曾经力劈两只猛虎，威名赫赫。

当时，建州卫附近的大小部落，全被他们父子征服了，在苏克素浒河以西二百余里的地方，全部归建州卫所管辖。

不久，明朝皇帝为了笼络觉昌安，又封他为建州卫都指挥使。

觉昌安这个都指挥使的官职，是满人六祖中唯一受到明朝封职的。几年以后，觉昌安年已老迈，大儿子礼登巴图鲁、二儿子额尔袞也相继去世。觉昌安便把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职位传给了较有谋略的四儿子塔克世。

这时候，建州卫另一个名叫王杲的指挥使又开始强大起来。



明朝统治者对女真族的政策，历来是采取分而治之，希望各部之间“力足以自立，势足以对抗，互不统属，各自通觉，不得纠合”。

在万历初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的王杲，自以为羽毛丰满，野心扩大，觉得能调动建州各部兵力，可以与明朝抗衡了。

于是，王杲无视朝廷边将的禁令，经常指使军队扰乱边境，制造麻烦。当时，明朝派驻抚顺的总兵官李成梁，多次接见王杲，同他讲过其军队扰边之事，但王杲两耳不闻，坚持不改。

李成梁又让觉昌安去做王杲的工作。

因为王杲的义女额穆齐是塔克世之妻，一向傲慢自大的王杲，哪把这位亲家放在眼里，对明边的侵扰变本加厉。

这个王杲不仅政治上有野心，而且生性残暴，淫乱成癖。平日，仗着自己有几千军队，四处打家劫舍，奸淫掳掠，干尽坏事。更令人生愤的，是他尤其贪恋处女。

王杲所驻扎的土埭城内外，方圆百十里地，凡是婚嫁迎娶，必须让他王杲享受“初夜权”。

那些年轻稍有姿色的新娘子，被他强暴之后，顺其意的，还可以让其生还；王杲稍感不随意的，他就赏给一般士兵，任其轮流奸淫，毫不在意。

因其如此恶行，王杲在建州的名声特坏，百姓们恨得咬牙切齿。觉昌安多次直言规劝，可王杲仍然一意孤行，继续胡作非为。

在王杲的淫威下，不甘受屈辱的老百姓，见去建州卫塔克世那里诉说无用，便到抚顺总兵衙门里去告状。一时之间，李成梁总兵应接不暇，他见成群结队的老百姓来控诉王杲的罪行，不由得怒火中烧，便决心为民除害。

那时女真势力较为强大的，还有海西哈达部的王台，李成梁遵循“以女真治女真”的策略，向王台施加压力，让其诱捕王杲。

王台接受李成梁的指使，派人到王杲处说：“李成梁总兵准备攻杀阁下，请立即到哈达部商议对策。”

王杲信以为真，遂来到哈达府，当即被捆绑起来，送往李成梁处。王杲被装入槛车，由李成梁派兵押送到北京。

不久，朝廷刑部以王杲屡犯边境的谋反罪判其死刑。

万历三年，明朝皇帝亲自登上午门城楼，将王杲枭首于北京菜市口。

哈达部王台诱杀王杲有功，总兵李成梁写表申奏明朝皇帝，后来，万历皇帝发下圣旨，封王台为龙虎将军。

为了笼络建州都督觉昌安、塔克世父子，李成梁将王杲的属地全部拨给建州都督府管理。又见塔克世年轻有为，对明朝统治者比较忠顺，遂正式任命塔克世

继承其父觉昌安的都督职位。

塔克世继任建州都督之后，决心整顿军政事务，干一番事业，每天早起晚息，在都督府里与部下议论公事，又经常到演兵场去察看训练情况。

一天，忽有探马来报告说：“哈达部王台担心王杲的儿子找他报仇，去联络总兵李成梁，联合出兵攻打古埒城。”

塔克世听后半疑，正在迟疑间，他的卫侍又前来报告说：“古埒城告急，派人来请救兵了！”

塔克世这才相信消息确实，便带着来人，急忙回府与父亲商议对策。

觉昌安知道后，有些生气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王杲已死，为什么要株连他的儿子？”

塔克世也不满地道：“这李总兵也糊涂，你把王杲的属地已给我管辖，这古埒城主又没有谋叛，为何兴师问罪？这不是出师无名么！”

“即使要攻打古埒城，也应该与我们讲一下，这样目中无人，实在是让我难以咽下这口气！”

父子二人正在议论间，又有探马来报：“李成梁与王台联合起来，不仅攻打古埒城，又派兵攻打建州卫的宁右塔部落，并拉拢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要他背叛建州卫，共同派兵围攻古埒城。”

这消息传来，简直是火上浇油，觉昌安气得白胡子都翘起来了。

原来，王杲的儿子阿太章京又是塔克世大哥礼登巴图鲁的女婿。

在这种情况下，塔克世觉得李成梁与王台欺人太甚，再不出兵实难立身于世，于是安排五弟塔克偏右守城，自己遂披挂整齐，与父亲觉昌安一道，去校场点齐了兵马，带领全体将士，急奔古埒城而去。

再说这次出兵攻打古埒城，李成梁与王台二人互有心思，各怀鬼胎。王台诱捕王杲之后，担心其子阿太章京嫉恨于他，将来一定找他报父仇。建州卫都督塔克世既是王杲的女婿，又是阿太章京的叔丈人。有了这亲上加亲的关系，塔克世也定会恼恨于他王台，将来也会找他麻烦，或是帮助阿太章京报复他。

抚顺关的总兵李成梁秉承明朝皇帝以女真人治女真人的政策，总是希望王台、建州卫之间互相征讨，来达到削弱力量的目的。当王台向李成梁提出攻打古埒城时，这位总兵大人自然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十年前，叶赫部落攻破图伦城，杀死了尼堪外兰的父亲，并将其家小全部掠走时，觉昌安带着五个儿子杀进叶赫军队，救出了他，并让他继承其父职位，担任图伦城主。



十年前的这件事，尼堪外兰怎么竟忘了？这次，王台拉拢他背叛建州卫，他居然毫不犹豫地投向王台怀抱。

觉昌安父子领着兵马，星夜直奔古埒城而来。

老都督觉昌安年近七十，本已挂甲藏刀，将职位让给了儿子塔克世，准备安度晚年，坐享天伦之乐。可是，眼前是李成梁与王台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能坐以待毙吗？

觉昌安心里想道：“我年近古稀，已经快死的人了，若能亲手杀死像尼堪外兰这样的小人，死在战场上亦足矣！”

觉昌安与儿子塔克世率领军队日夜兼行，向古埒城赶去。

阿太章京所驻守的古埒城，乃弹丸之地，城里兵少将寡，且都是老弱残兵。他父亲王杲活着时，本有几千人马，后来他一死，那些人见主人没了便如鸟兽散。

阿太章京虽然年轻，但他从未带过兵、打过仗，一听说李成梁与王台的军队要来攻城，他便吓得坐在板凳上站不起来了。

情急之下，他便派人到建州卫求救兵，然后让内侍到城门口传达命令：“紧关四个城门，等待建州援军。”

阿太章京正在家里坐等消息，见有内侍前来报告说：“建州的救兵已到城外。”

一句话还未说完，只听城外炮响震天，还有喊杀声、军马嘶鸣声，混在一起，惊天动地。

阿太章京急忙跳起来，向城门楼跑去。

站在城头，果见在建州卫的大道上，尘土飞扬，随着阵阵炮声，那建州的兵马如潮水一样，往城下冲来。

那老都督觉昌安，由于胸口闷着一股愤恨之气，又救人心切，一见王台、尼堪外兰的军队，便手挥大刀，见人就杀。

那王台老谋深算，尼堪外兰狡诈阴险，他们早有准备，先将老弱残兵布置在外面，精锐之师置于二线。

建州卫的兵马一路上人不停步，马不下鞍，早已是人困马乏，开始冲锋来势迅猛，但不久之后便锐气大减，士气低落了。

王台与尼堪外兰一见对方攻势减弱，立即拉出二线的精兵强将，对建州兵马反冲过去。建州的军队再也无力抵挡，一下子垮下来了，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

在一阵乱杀当中，塔克世若不是马好，跑得快些，便难保活命了。

后来，觉昌安让塔克世清点兵马，这一仗已损失了一半以上。老都督一听，顿时心里凉了半截子。



塔克世走了进来，告诉他说：“尼堪外兰要见你。”

觉昌安一听到这个名字，立刻火冒三丈地对儿子说道：“他来得正好，我早就想杀他了！”

塔克世忙劝说道：“那又何必呢？尼堪外兰是个势利小人，他既然来见，不妨听听他说些什么。”

老人听了儿子的话，认为有些道理，就对塔克世说：“那就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样的牙来。”

儿子走后，老都督心里想道：“等尼堪外兰来了，听他说些什么，然后再杀这个有奶就是娘的坏蛋。”

不一会儿，塔克世领着尼堪外兰进来了。

尼堪外兰果然狡猾，未等老人发话，他便双膝跪下，说道：“请老都督饶恕小人的罪行。”

觉昌安没有答话，立即逼问道：“我们父子哪一点对不住你，为什么你联络李成梁，听从王台的指使，发兵来攻打我属下的古埒城？”

只见尼堪外兰急忙叩头解释道：“我是一时鬼迷心窍，才上了王台那老贼的当，请老都督高抬贵手，让我过这一关，我将终身不忘您老的大恩大德。”

说到这里，他又向前膝行了两步，神秘地对觉昌安说道：“我已跟总兵大人讲妥，只要你孙女婿阿太章京能向明朝皇帝年年进贡，岁岁送礼，皇上就会封你老人家为龙虎将军。”

听了尼堪外兰这一席话，觉昌安高兴得连胡子也翘起来了，急忙问道：“此话当真？”

“我的话若有半句是假的，将死于乱刀之下！”

尼堪外兰的重誓终于赢得老人的信任，觉昌安当即吩咐道：“快备酒菜来。”

尼堪外兰慌忙制止道：“不麻烦了，若退兵以后，我再去府上叨扰吧。”

老都督真的相信了，遂笑着说：“那也好，来日方长嘛！”

尼堪外兰又叮嘱道：“明天晚上请老都督领兵进城，我的兵马保证退出五里之外。”

塔克世又追问道：“那他们的兵马呢？”

“我已向总兵大人建议，他们的军队接着也会退兵回城的。”

说完之后，尼堪外兰又叩了三个响头，一溜烟地走了。

其实，尼堪外兰讲的话，完全是一场骗局！白天打完仗，收兵以后，李成梁、王台及尼堪外兰一起计议，让尼堪外兰来假道歉，假献计，引诱觉昌安、塔克世上钩，将其一网打尽。

第二天晚上，天一黑下来，觉昌安、塔克世便领着兵马，来到古埒城下。